



華陽博議引

筆叢庚部 凡二卷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
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
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于
周畢方弗集于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
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粗工小學廣
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徽襲耀步武昔人
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迺怪力亂神咸斥
弗語卽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
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槩有數端命世通儒

罕能備悉輒畧而言之覈名實剗浮夸黜奇袤獎閎
鉅掇遺逸抉隱幽權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
則取諸鄒氏譚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其
間云已丑仲冬麟識

華陽博議

華陽博議上

筆叢庚部

安定胡應麟著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
以防風肅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
宗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
類寔繇神異洞冥拾遺雜俎之屬率假托名流恣言
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淫大洞竺乾諸部
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
曰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

撰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
于精史難于覈子難于洽集難于該四者之中各爲
門戶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
纖毫弗備尚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簣此其難也
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別
爰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尤廣
昔人專一徃徃終身間遇兼長要非世出若貫穿玄
宗融鏡內典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攙而
已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于易

者有博于書者有博于詩者有博于禮者有博于春
秋者有博于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于易者也伏
夏周劉諸人博于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于詩者
也戴曹賀賈諸人博于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于
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于爾雅者也若馬融鄭
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
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于析理博
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旣精且博矣

宋世博于經學亦不

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于正

史者有博于雜史者有博于古史者有博于今史者
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于正史者也劉向崔鴻
高峻樂史諸人博于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
諸人博于古史者也蔣義蘓冕王珪李燾諸人博于
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于春秋張守節之於史
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于三國子玄之通君實
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
兩司馬彪顯劉氏父子臻弟兄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于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
者術者數者苟况楊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俅

諸人墨之博者也管 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
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
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
者也汎勝賈勳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
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道
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
川之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厚之辯皆博于子者
與集則有博于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
騷之博者也楊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
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

目下十行宵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
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
遡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顏
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稅館李
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言小逾百軸其
皆博于集者與

經之纖賾而難明者莫大于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
于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
金博于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于義埜王德明休
文才老博于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于蹟元章長

睿世昌順伯博于考嗣真處禮彥遠九成博于評總
之楊許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
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罔會七音顧
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稽康束皙又自名家卽
小學一端門迳十數古今博洽茂能相兼其可易

史之繇重而難悉者莫大于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
于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
賦者執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于星曆郭璞陸
澄賈耽李昉博于方輿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于氏
族張說蔣乂楊侃李燾博于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

賜博于禮樂杜預牛弘高類實儀博于刑法桓寬劉
晏田况洪遵博于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博于統
文總之又有博于古者博于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
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于衆說衆說之中又有博
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
堅博于怪虞初瓌語博于妖令昇元亮博于神之推
成式博于鬼曼倩茂先博于物湘東魯望博于名義
慶孝標博于言夢得務觀博于事李昉曾慥禹錫宗
儀之屬又皆博于衆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巨細兼

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
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
徵實學斯斑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于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
于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
之萃林博于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于典
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于經史敬宗之玉彩
李嶠之珠英博于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
之屬博于文御覽元龜類苑萃林之屬博于事歐虞
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

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艱考究之功馬鄭爲大
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卽陸澄王摛並操觚翰未必
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
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
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于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于大易論語
子亦經也集出于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不
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况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
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
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
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
于宋文盛于辭儻壹于道矣

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
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

學之士當
爲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爲藏史特富典墳至
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
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繇不可億舉阿難
獨以多聞爲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
恒以儒術寡要少功卽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

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五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于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修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后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

于唐世

王方平漢時孝廉顯

釋之博于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求邨跋摩齊僧嵩梁寶志傅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懺曇摩懺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琬玄禕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誓窺基流志玄覺智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顛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邃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

覺如意念常

諸方外士但據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運從論義玄等雖或有經解以禪故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稽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懽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真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脩王安石郭忠恕張君房蘓轍王粵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

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

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

世者下倣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顥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蘇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王隨晁迥并度蘓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

李遵最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
以畜稅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恒得之
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
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
實學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
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
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
等各爲儒宗自是隋世之遺爾時繼起若三秦二蓋

彬彬足數中高嗣運尚聞祝郭諸人此後頓寥

寥也

唐語林云大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
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陸韋彤裴
蒞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闋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
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蘓冕蔣乂曆筭則董純天文則
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
者中惟啖趙賈杜蘓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
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尚多
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

賈僕射
昺也杜

太保
佑也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于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于心天文律數窮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嗟異其能也三代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濶羣籍綜覈九流撰造典墳脩明法律自古經術子史學

問文章箋能合一炫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事同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豈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筭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閉戶十年宇宙奇事也

二人同應隋召同得罪事充可笑焯先卒炫以餒終惜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錄其

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寔宋劉瓛
劉璣劉湛齊劉虬梁劉顯劉逖劉峻劉杳劉敞劉訐
劉霽劉祥劉昭劉繩劉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
晝劉蘭劉懋隋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
劉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
劉琦劉易劉敞劉攽劉恕劉義仲劉夙劉清之元劉
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
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
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
華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
則劉炫蕭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夥陳頗寥寥大
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衆任
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二周弘正弘讓

張續諸劉峻顯諸賀琛肩摩轂接競爽一時殆古今

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獨盛于梁以武

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
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

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四公進曰敏學問踈淺不足上軫冲襟臣腎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各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腎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腎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

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返然敏詞氣沮於腎不自得輿疾北歸未達而卒按敏之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爲盡誣也

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楊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簾之機與作者幾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

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鍇宋劉敞劉攽南渡洪邁尤褒元虞集吳萊叅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邗鄆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嘗遣詣陳思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邗鄆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

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按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

捷類以爲不讀書者故余特詳焉

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世以敏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鯨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于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

于晚歲詩爲學困也束皙劉晝作賦並見譏執士躋
蹠詞場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于陸澄沈約任昉梁
之博者也而恒咨于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
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
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言張不如束李可並虞豈
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爲左
丞坐不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覈褚彥回
檢宋興以來類例甚衆竟以膚見謏聞白衣領秩峻

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雨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
劉于往事有所未詳而陸于近典憤憤甚矣博古通
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

廷

鼠敬叔彭侯元遜侯囊

賈逵神雀張華海鳥沈括天祿雖覩記殊常而簡籍
具在按圖卽事徃徃足徵多繇人不能讀讀不能詳
耳第非洞徹心胸安得逢源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
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
見聞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寧詭釋間操
一得曷槩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

信也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靡關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斑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

絕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狸既博識

龜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

惜哉漫書發讀者一咲

括地志載陳倉人獵得獸似

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脩黃絹李彪金鍾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眇至賈淵之辨墟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唯但憑考

質而已惟鄭欽悅推繹銘記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考之當時任昉沈約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真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

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懸岸

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

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

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剥落仍且分明

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

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

月無能知者筐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

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二月初葬於中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未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

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
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
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待僕
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
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
精思通玄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
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
據鞍運思頗有得者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
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西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

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
緋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
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
大喜令軍徒偕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
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
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
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
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撻痛擊之
傷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
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

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章執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于此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輻輳如斯豈皆幻妄哉

華陽博議上終

筆叢庚部

華林博議下

筆叢庚部

安定胡應麟著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于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

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鄭以員半千爲六朝大謬負唐人其父慕伍員之忠遂易此姓見本傳中凡譜系之學昉于漢衍于晉盛于齊極于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

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脩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絕特不羣之士則代各

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
廼唐之韻學韓獨為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蘓
雖不以學顯然歐于詩蘓于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
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
長沒之韓韻學見吳棫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傳昭劉顯有稱庫者杜預

庫房暉遠號五經庫有稱厨者王儉稱陸澄書厨有

稱籠者李善又有稱筭者許懋號經史筭有稱篋者

柳璨號有稱神者鄭康成有稱師者曹魯弟子稱魯

有稱聖者劉臻精漢有稱癖者杜預有稱淫者皇甫謐

號書有稱痴者竇威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有稱譜者

李守又有稱秘書者虞世南有稱總龜者殷踐猷號

有稱海者何休號有稱苑者任未號有稱倉者曹魯

倉三事俱有稱樓者李璣號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

卽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咸

百倍于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

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

余生平駑劣世事懵然獨癖嗜青緗逾于飲食凡史

傳叙稱有同余好輒欣然領會踴躍于衷偶閱唐宋

諸類書采撫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麤而

錄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尚或

有當余衷哉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

具絕韋仲尼讀書韋編三折減漆又漆文三減割席管寧

歆下帷董仲舒崔祖虬鄭鮮之穿榻魏收讀書坐一

中結繩李充讀尚書接係細繩十尋然糠顧屑豆朱

代擁絮江墜冠朱穆讀負圖董誥又李充亦擔笈高

劉閉戶劉焯劉炫諸葛穎各十年馮偉節三十年餘

孫敬陸倕諸懸梁孫鑿壁匡寄廡劉峻少貧寄居

樓張建章所掘坎游明根掘土坎墮坑劉峻讀書失

掌錄董誥錄書于掌世謂掌鈔蘓秦張儀同學見異

舌畊黃安讀書畫地成池舌學董誥鈔書于掌以舌

等身賈黃中少聰悟父取書與刺股蘇秦折肢樊深讀

損目王錫讀書荷鋤孔安國常林張引杖沈峻以杖

續鑄研桑維翰據鞍樊深讀書亡羊王牧羊王乘牛

密牧牛張棄豕棄豕承宮聽經驅馱李固馱却鹿裴聚螢

車伐薪葛洪伐拾薪承宮拾負薪劉貞采薪劉仁軌

燃薪范任又爨薪侯瑾爨賣薪朱買乞薪郭瓊乞薪

截蒲路溫舒折蒲王育折熨瓜鄭灼心熱種瓜步騭

筆叢卷三三 華林博議 四

拾葉董藹拾編柳孫敬編蔭樹魏枚坐牀斷壘范仲淹

流粟朱買臣漂麥高鳳失稻顧權讀書絕糧王欽絕糧

燎麻劉峻畫荻歐陽修竊肉王劭閉目精思家忘羹劉恕

節燭郎茂讀書減油沈約親置燈范純藏火祖瑩藏

廣鈔異書劉峻竊讀官書楊成獄中受書黃霸陌上懷

書崔琦市肆閱書王充野地錄書董負販挾書董採招

誦書魏禧借讀人書任孝恭劉焯留讀人書鄭樵遇人

臥用警枕司馬光臥不畜枕李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

升呂思爲人傭書關澤崔爲人傭作侯瑾王爲人都

養孔安爲人廝役陳爲人僕隸王濛爲人僮奴游明根

誤入人家劉臻褚不交人事薛瑞不問家產崔玄伯

不啟家書胡不觀伎樂狄不通權貴阮孝緒拒不窺

天子韋不對吏人狄仁日進三卷宋太夜盡十卷沈

東觀讀書黃秘閣觀書張續十年不歸胡七年忘返

樂羊子門庭著紙左戶牖置筆王厠上誦詞錢惟厠上

索文歐陽寒暑不輟劉宣徐晝夜不倦鍾會范雲沈

江摠庾仲盥櫛不御虞世寢食不思郎茂劉恕譙慶

吊不行荀徵辟不就褚陶目不窺園董仲舒三年一

五年何休手不釋卷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磎仕

軍旅不釋卷劉寔王起趙逸崔元翰老耄不釋卷司

馬光童稚不釋卷裴皞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

病不釋卷
餘不盡書

讀卮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

者并疏左方中固多不極士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不專問學至偶中亦有之卮言大略同

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晉平公夢魯展禽知爰居

海鳥避風漢傳毅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

焦尾琴柯亭竹魏稽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摯虞

束皙並知曲水二子各証舊文束事覺稍古耳張華知蛇化雉知洛

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郭璞知驢鼠大如水

見景純傳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瘤骨作刀柄見御覽

梁武帝知海濱巨龜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劉杳知張仲師尺

二知騫毗王杰公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

鹽知天竺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繭絲杰公事並見四公記

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見廣記隋崔頤

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具冠唐李百藥知瑯琊稻

徐陵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影蛾池上官儀詩唐玄

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裘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

精張果真形青城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

賈耽知虱癥知火尼知藏粟見雜俎江陵書生知息

壤太平廣記建中時道者知脉望蟲魚蝕神仙字所化其形如規髮服之長生

又春秋陳章知胡充折齒齊桓公得折齒方圓三尺陳章對曰此秦胡充齒也

知鳴鵠嗟中人

齊桓公得鳴鵠殺之嗟中有人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各李子教見博物志

公孫僑知浮游

共工之卿化爲朱熊晏嬰知盤庚長九尺餘知

伊尹

大上小下赤色而髯三神俱夢中所見出汲冢

內史過知莘縣神

冊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郟子知鳥官

蔡墨知豢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

並見國語左傳

又知太子晉年

汲冢周書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

御覽賈逵知神雀

漢書本傳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僞鼎冊府

終軍知

鼠元魏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

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

元吳諸葛恪知桑熟老龜注

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

續齊諧記劉杳知穉

字偏旁知姓譜血脉

並見南史本傳劉顯知獅子何色本傳

樂藹知積油爲灰

元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爲針本傳

潘京知武陵郡名

止戈爲武高阜范雲知白鳥所由

至

齊高帝時裴子野知滑國即白題同貢者續咸知

有新氏衡石

元崔贖知羊腸坂本傳魏收知人日徐之

才知蛤精

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六女國梁四唐許敬宗知

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

元周焦君知古岳瀆經廣

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

孔氏六帖楊收知姑洗角出處張

一行知帝車七曜文

王勃文帝車南指道七曜丁中

燕公不曉以問一行一行知其

劉禹錫知巨額老拳

詩杜甫義鵝行語張率更知玉磬隋唐嘉話房叔道知湖

目蓮子也此事本六陳倉童子知弗述秦時事也以

唐前以載雜俎附此段成式知畫菩薩光以曾青和壁魚設色

見雜俎知畫牛前費寧知畫牛前五代陳陶知狼星直日江南王晨起

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問陳陶陶對陳崇實知鼉

曰是夜乃狼星直日也見詩話總龜陳崇實知鼉

光錄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說載兩雅江南士人因主

苑談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玉樓肩也銀海眼也

詩話蘓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怨清和意黃魯

直知喚起催歸二鳥名也劉貢父知黃耳非犬也乃

詩話劉克知人日陰詩自元日至人日各有所又知鳥

鬼鸛鷓也說載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對太宗問也

李公麟知玉璽文見宣和畫譜沈存中知棊局數共

五十二萬字而盡局之數胡旦知束帛詩話黃常明知孟勞寶刀

介甫詩用之見詩話總龜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酒價丁以

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數之余戲謂價之多

寡由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埒價新

也豐

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

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

身玉其肝十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積羊事異

燒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子奢以此事對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變須燒乃似人見封氏見聞志

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得鹿以問仙人張果果云此漢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見

神仙通鑑張果傳中張奩知海蝦蟇齒方圓二尺亦伊祁玄解

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西域進方圓二玉舉朝莫能名憲宗以

問玄解玄解對云圓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貢者果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人所致人始信服云

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本

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

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客曰何不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即用之惜門客各氏竟不傳

尤延之知河鮑原起楊廷秀與尤延之食河鮑楊問

冲賦及劉淵材注答之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尤之傳洽呼之為書厨云見說郭所鈔坦齋筆衡中

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見談藪云李大異為廣西帥嘗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

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獨云後漢書戴就收獄吏燒鏃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

天纂文鏃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音華李公稱善中咸服其該洽云今刻說海無此事非也

葉寘知玉押坦齋筆衡湯思退知生人婦出處本三國志事見說郭

又六朝王筠知霓字音五代張策知偽鼎見合璧事類中徐

鉉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元耶

律楚材知角端並見史及諸襍談凡厄言引者悉不錄又說郭載宋某人知酋耳知肉芝

古文奇字之難辯有甚于事物者別而錄之于后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稽

康識抱犢山神書束皙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

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

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

韓愈識誅鮫雷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

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盞篆文又張敞識美陽鼎文高佑識玉印文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斯通共識十字郭璞束

皙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鍾文景純本傳張

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即束皙所識者已見厄言任昉不識尚書

古文王僧虔姚訐不識中山石銘鄭欽悅鮑照徐爰蘓寶

生不識青州墓銘賈希鏡識已見厄言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

古文江淹識之王起不識簪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鈺古

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扶疎類稿葉見筆談至秦漢子書謂泰

山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談也

埜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

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鷁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

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鷁衆莫識惟東朔識之

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

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

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

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也

遺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畢鸞疑卽畢方事字之訛也

叢書又引緬素襍記云永叔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
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慚于骹骹沈元用啟讀撐犁而
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撐犁事竟
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
識撐犁事案傍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
子也言匈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
寤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
按此書吳人王愨著當是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
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說郭亦不見引此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
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執掌王家雖復
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
憲輩徵事咸屈于澄迺服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
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
語便當了然顧驗而信卽此知儉徒豪舉爲名高耳
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諸
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
鼓事尚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

温岐卿即延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

科處之為令孤絢所沮除方城尉絢曾問其事於岐

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

覽古絢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為此也

詩話聰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

時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絢嘗以舊事訪温對如前

非問跳脫也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

亦非盖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王樹云玉跳脫出真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

受策聊試故事第母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士

載字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

對按顯于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

漢書當時執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

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互策則廉藺闕于鼠穴各

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問務

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于劉而沈

遠不及豈事實哉又六朝張綰受策百事得九

又韋纂仕齊為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

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

策劉顯穎敏固以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

問者故知業廢於半途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畧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窘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

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日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猫事不過十餘二書之鉉與其間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乃宄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于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齋餽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咲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齋餽二字則大誣也卽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

十數况窮三教書寧止此乎蓋古文白有不可識者
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偽撰之書目所未
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遍窺四部夙究三蒼
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
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
強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于
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徃徃謙讓未遑豈人
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爲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
家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
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
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
無比而歐詒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
者也歐蘓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
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于博聞強
記者也然歐蘓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

原父亦以文各

宋此據前人論之

或問蘓子瞻讀書之法蘓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
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

非強記者卽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讀其書子瞻輒問曰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罔指不知子瞻所問卽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卽不如此觀洪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法耶按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

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蘓王氏間而製作不甚傳沈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

郭說

兩山墨談謂洪景盧深服蘓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目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者專

亦雋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于金石頗覩一斑蘓赤壁二賦清空瀟灑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爲事束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魯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瓌作守歐公荆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旣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

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簿蔭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貞爲學也據右宋人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蘓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邕鄆飲酒隸僛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推

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貢父亦失之不考也

詳二酉綴

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疎

陋至此按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爲站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僕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

持論多覈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果愚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抵可謂漢庭史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皆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

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郎瑛類彙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楊用脩亦頗用此機如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

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脩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疎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觀反站一事知沈語難盡憑也

蘓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

景盧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袞梁溪漫志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况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牴牾必他有証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誚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厚曰演繹露搏黍爲鶯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單注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能改齋漫錄考

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

高似孫有繁露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

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竇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爲虛多遜與他傳記與異當考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日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于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爲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按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

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尚以鄉日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藁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緜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

以上俱紀聞語近王

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胷足大可怪也余

時不解腎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憇扶老藤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

又古今注禿鷲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

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誚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

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清異錄拆瓦松字爲一元木公公可笑

楊用脩稗林伐山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洒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按用脩每証一事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按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

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鱗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脩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並言卽爲蝦蟆與辟邪並言卽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

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丘墓謂哉

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

耳句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母簿前脩力求弗合各申已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躉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母先入母遷怒母作好母

狗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
爲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
耶

華林博議下

筆叢庚部

